

高橋家十珍之内

滋野貞玉撰

秘府畧

卷八百六十四
卷八百六十八

零本

13
2154



門 43
號 2154
卷

秘府略卷第八百六十四 百穀部中



黍 稷 粟 梁 稷 稷 稷 稷

黍

說文曰秬黑黍也一稭二米所以釀鬯也穰黍已治者也黍禾屬黏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

曰黍可以為酒

余雅曰秬黑黍一稭二米郭璞注曰秬黍黑黍持注城主黑黍或四三實阻中米黑取漢和帝廣雅曰深黍稻其穗謂之禾



又曰采黍也黍穰謂之稊

廣志曰有燕頤牛黍有稻南尾成赤黍有馬草
大黑黍或云拒黍有溫長黃黍有白黍有姬已鶯
鴿之名

尚書君陳曰我聞曰至治殷香黍穰非馨明德唯
馨

又盤庚曰不服田畝內有黍稷

毛詩曰黍離閔宗國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又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々推本薿

又曰梵、黍苗陰雨膏之條々南行伯勞之

儀禮婚禮曰贊設棗于醬東

又郊持饋食禮曰佐食搏黍授祝々以授尸也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黍曰薈合

又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內則曰羊宜黍

國語曰晉大公過鄭鄭文公無禮焉外詹諫云晉

公子有三禮焉天將啓之君若不禮請殺之諺曰

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

稷不能蕃殖蕃滋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

尚書大傳云夏氏火中可以種黍

春秋佐助期云黍神名伊倍姓蘭邾

又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血秋改杜預注

暑也故移也豐書也得黍之言故其立為字禾入禾黍

酒以扶老也酒為報物也宜養老也

又曰黍者緒也蒲節明道精布略緒相牽連起若
仲夏物並長故縱酒人衆聚憂厥象也緒當作序
相牽連序故曰蒲節明道也黍穗散命而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鄒上黍
所以為盛應而注曰鄒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東觀漢記曰子將妻子入華蓋蒙陰山谷
耕種禾黍
紀年書曰惠成王八年兩黍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兩黑黍粟和帝元
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
三升八升以薦宗廟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戰則往黍禾中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
之稌南海之秬秬黑黍也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抱朴子曰張子丹法用鉛朱砂汞曾青水合封
之黍子曰饗尚去酒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
韓子曰韓昭侯之眈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
吏果竊黍種而糶之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賜之桃与黍哀公曰請
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共咲公曰
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云丘知之美夫
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稊有六面桃

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
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蓂莢之下是
從上忽下也

又曰吳起欲改秦小亭倚一車轅北門外令云能
從此南門外者賜上田上宅及有徒者賜如令俄
又置一石赤黍東門外令曰能徒於西門外者賜
如初民爭徒之乃下令曰明日攻亭能先登者士
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於是攻一朝而拔之

韓詩曰黍雖百邦作也彼黍離：彼稷之苗薛君注曰
詩人未已兄不得憂不識
物視復黍乃以為稷也
列女後傳云東平衡農師太尉薨農欲黍赴无粮
自致妻願行止紡糸庶以自資行致到聚亭過

天霖雨留独母女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
種黍從水分種之獨母女云此之廢園唯生恐勞手
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与妻斬荆棘種之黍將
熟独母乃更曰黍當分農欲黍去妻曰不如收斂
以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独母以
昔黍歸衡遂不肯取

劉向別錄云傳言鄒衍在莒有谷地美而寒不生
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至生黍今各黍谷焉
博物志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地
山海經云都廣之野后稷葬焉采有高黍高稷
又曰魚山有人一日是少昊子食禾
白虎通云清明風至則黍稷滋

汜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北日此
取有雨疆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
心傷无實黍種取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夢去其
露日出乃止凡種黍皆如黍欲疏於木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取
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物名
崔鴻國春秋秦前錄云苻堅燕群臣于釣臺秘書
侍郎趙超以堅頗好酒司為酒德之歌曰獲黍西
秦採麥東齊春秋封夏葭鼻納心迷
京房易爻占云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龍魚河圖云黍米摩粥合稱中食病殺人米食不
可合糝食洞下殺人也

本草經云黍米味辛令人熱

吳氏本草云黍神農氏无毒七月取陰干百日益

中補精

養生要集云秋米朱黍

鄧通魯都賦曰黍稷袖袖裊族垂芒殘穰漏握一

類盈筐

盧毓冀州論云麻麥黍稷稼穡之盛不待耆茹

温嶠表云被州旁尚書市祠祭黃曰深黍米又市

犢牛馬黃純色臺建以來年之市此難復可得供

秦宗廟宜立廩犧藉云

張楚金翰苑云二米為貴四實稱珍尔雅云秬黑

米後漢書和帝時任味贍廣都山海經云廣都之

城生黑黍或三四實野后稷莽焉爰有

舛詹諫云晉云子有三礼為天將砧之君若不礼
請殺之諺云黍稷無成不能為采黍不為黍不能
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蕃滋也所生不疑唯德
之基云弗聽

漢書云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韓詩云黍離百邦作也彼黍離之苗注薛君

詩人求E兄不得憂不識

山海經云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高黍高稷

白虎通云清明風到至則稷滋

說苑云哀公射中稷口有疾不言食祠稷而善之管

至變云昔稷負五種作床而至從天下未至於地
而床稿各先人張社受之云何不食之云從之而

自愈

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物名

鄭氏婚礼謁文讚云稷為天官詩着豐年蒸民以

粒深盛以報如穀之華作延豐年盧

劉禎魯都賦曰黍稷油稷族垂芒殘穰滿握一

類盈筐

盧毓冀州論云真定好稷土產不為无珍

又曰麻麦黍稷稼穡之盛不待育茹

粟
說文云粟嘉穀之實也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

介雅曰鹽赤黃苞白苗郭璞云鹽赤梁粟

又曰梁稷今江東呼粟為梁
廣志云有赤粟百莖有黑粟有格爵粟有張云班

有含黃倉有青稷粟有蜀白粟名白莖又有白
藍下竹頭藍青白遂麥擢石精盧拘蹠之名種云
尚書仲虺之誥云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粟
之有秕孔安國注云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故見莠
毛詩節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下倉人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玄注曰九穀盡藏
以粟為生
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聃二卷要也右為尊
左傳僖上曰冬晉荐饑乞糴于秦伯秦伯輸粟于
晉自雍及絳相繼也命之曰沉舟之役
又襄曰季文子六十大夫入劔無衣帛之妻无食
粟之馬

又襄六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表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饒國人粟戶一鐘王室有子朝
又昭六曰夏會于黃文謀王室也亂謀定之也趙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荀子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
將納王內王於城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
客二王後為若之何使客晉士伯云自踐土以來
宋何役不會何盟不同同恤王室子為避之右師
敢對受膝而退右師也
公羊傳僖上云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桓公曰無障谷無躬粟何林注曰有無相通
穀梁傳莊云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云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予之

釜子華孔子弟子云西赤之請益云興之庾庾周
庾庾凡六斗四升曰釜厚厚二寸六斛四斗曰庾子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非丹有子又曰厚思為之率子之粟九百辭讓也子曰無以
子介鄰里卿黨乎无正其讓歸藏云剥良人得其粟其玉急廢其粟急沙
春秋說 辯云高而平者為魚下而平者為隄乎
者和故宜粟下者隄故宜表
又曰粟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穀謂
之粟四變入曰禾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宋堦云
行氣而成故五人以養魄外稟精助陽扶性含夫
變乃成可食也

德以養其精魄故粟之為言續續陽生禾者衝滋
液以衝滋液以生故神靈接期相屬續神靈猶陽負
故粟以和軟為名也神靈接期相屬續陰也陽負
精連樹着有莖甲尾蟠龍有殺掖故粟出有莖葉
穗長尺文以七列精以五立故其立字西禾者為
粟西者金所立禾者陽精祭言陰成陽以叔德故
西合禾字為粟
又佐助期曰粟神名許給姓慶天
又潭潛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與有德者不祿十人
進大臣辱宗均注云賢者食祿常道也今天雨穀
房易載又敏露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君皆奇怪非人所意

也

周書曰神農之收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
斤斧破木為耜鉏耨以墾艸莽然後五穀興以助
粟蔬實

史記曰伯夷紆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武王東
伐紂扣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
去之武王平啟亂天下宗周伯夷紆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餓死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晉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
得耕種禾至石方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
此起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過水旱之

災民則人給家足無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積

財京師之錢黑百巨萬韋昭云大萬貫朽而不可

拔如淳曰大倉之粟陳相困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從淮南生道死民歌曰一升粟尚可舂

一尺帛尚可縫兄弟兩人不能相容

又曰大將軍青遂至廩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

食軍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又汲黯傳曰河內共火上使黯注視之還報曰河

南人或又子相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上

賢而釋之

漢書云酈食其說齊王曰漢王英豪賢才皆樂為
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舩而下
又曰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
而輸之粟
又曰東方朔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
卅臣長九尺餘烹一囊粟二百卅朱儒飽欲死
臣朔飢欲死
又曰武帝忽胡越之害兵連不解中外騷擾賂
不贍迺暮豪民由南夷入粟縣官
又曰賈捐之上書云武帝元狩六年大倉粟紅腐
不可食王莽使諷諸羗云五穀成熟一粟一二米
乞肉屬謝莽漢後書曰丹楊高儲聖明曉風角占

候為勾章長收民田還冒餘粟二石及刀鋤於田
陌上明曰來已去疑其倚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
縣功曹謂曰君何為取人粟置家後積芟中功曹
疑服
東觀漢記外戚曰陰后為貴人收后母及諸弟皆
在育陽道路尚難未能自致后晝夜憂之後數日
乃到縣宮尚浹月粟粟三四十斛衣食且不足
王隱晉書云劉琨加郭默河內太守默與劉淵接
近數相侵犯淵遣曜討默默收默粟蕩盡
晉陽秋曰高祖鎮關中關東飢高祖轉粟五百万
斛輸于京師
魏武謠俗辭曰粒粟不足春寸布不足縫毳中无

升儲發篋无尺繒

古今注云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
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
味苦大者如小豆小者如麻赤黃味如棗三日出
根葉如豆叶天清明章帝建初二年九江春春雨
粟光武建武廿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呂氏春秋曰飯之義者不周之粟

晏子春秋曰此郭騷見晏子願託所以養母晏子
不倉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晏子見疑出奔北
郭子遂告公連云晏子天下賢人去齊二必來侵
見國之侵不若死請以頸白晏子因自殺景公聞
大駭白追晏子

帝系曰漢武元狩六年粟六錢斗未一錢

莊子曰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候曰語我得邑金
將貸子三百金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轍
中有一鮒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外斗水而活
我哉周云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水迎可
乎鮒魚曰我得外水活耳如子言之不如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

管子曰桀女樂三万人晨譟樂間於衢服衣裳伊
尹以薄之遊女亦文繡慕組一純得粟百鐘終奪
其國焉

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願託所以養母晏子分倉
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

又曰寸之管无當天不能且之粟今齊國大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則離文刻鏤之觀此无當之管也

荀卿子曰仁義礼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无有者窮墨子語二貴義曰世俗之君子親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无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奉養先王之道以詔之從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畜粟者欲歲之

荒飢也

又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大山稽輔之狗蚤吐苜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

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曰倉頡始視者也有書解則詐偽萌生今則法本趣未棄耕作之董而勢錐刀之利天知其時饑故為兩粟也又曰量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治國又曰馬不食脂粟不喙粟非廉也

孔叢子曰云議云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予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无有於分則不令行之何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負於賤至乃因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乏也酒脯則

所飲燕也方之於食而乃飲燕非義也吾豈以為
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鐘饋夫子夫子受而班門人
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受而施
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
受而不留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有饋子思之粟
受二車或獻樽束脩子思不受或曰子取粟而辭
洒是辭酒是少而取多也子思曰彼貧於財狩絕
先人祀所以受粟也酒非濟命故不受
鄆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闢園門乘馬不覓牝牡朱
買臣貧賤之恥藜藿之脩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
傳也

桂楊先賢盡讚曰成武丁柳中人能達鳥鳴為郡
主薄與眾人俱坐聞雀鳴而嘆曰東方市輦粟車
覆雀相呼往食之眾人隨視信然益部耆
又載
長沙耆舊傳云桓階為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於
路者行人繫粟於樹莫敢取為
桓階別傳云階為趙郡太守期月間增戶萬餘路
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奉以繫樹數日其主商還
取之
山海經曰柎音山英水出焉多丹粟郭璞注曰細
丹沙如粟者
風俗通云燕太子丹歎天為雨粟
說苑云十粟為十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尺十尺
一丈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候貸粟文候曰須吾
祖叔邑粟至乃得使者曰臣初來見瀆中有魚
張口謂臣曰吾窮水之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
謂之曰待吾南見河提之君次江淮之水灌汝口
魚曰為命在須臾乃須決江淮之水比至君還必求
吾於枯魚之肆命高平貧窮故遣臣從君貸粟乃
須祖叔粟至比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基蓋魚
窮歸州土窮歸人夫振貧救危君子以為上也文
候大感以粟萬斛而送之
又曰禽滑釐問墨子錦繡絺紵安用之曰惡是
非吾急務也今凶年有欲予子隨候之珠者曰不
得賣也珍寶以為飭又欲予子一鐘粟得珠者不

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謂釐曰吾亦粟耳
墨子曰然則惡事夫奢侈也
又曰莊周貧往貸於魏文候文候曰待吾邑粟來
而獻之周曰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一鮒魚焉
犬謂周云我尚可活也周云須我為汝南見楚王
決江灌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負甕之間乃為
我見楚王次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於枯魚之賜
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而賜
臣即尔求臣備肆矣文候於是乃發粟百鐘送之
莊周之室
賈誼書云鄆糶云有令食鳥鴈者必以糶无敢以
粟於是倉无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

以請曰糝食鳧為无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鳧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云云去非所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暴背而芸勤而不敢墮穡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小計而不知大害新序又載朝錯書云利民欲者莫如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溢取有餘以給塞下之食則留宿之民各得其形也臣竊以為除倍償之令而異爵粟使南君書云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

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尚實國強水百生不為青雲汜勝之書云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有萬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民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民之至分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日冬可難粟王存潜夫論曰留貴則皆親損舊喪其本心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西而不忍貸人一升京房易妖占云天兩粟不肖者食祿于王云易位天兩黍者亡天兩稻大臣當誅師曠占五穀貴賤曰粟米常以九月為本君貴賤

不時以最賦所在之月為本粟以秋得本貴在來
夏以冬得本貴在來秋此收穀遠近之期也蚤晚
以其時羌之粟朱春貴去年秋冬付七到夏復貴
秋冬付九者是陽道之極也急難之勿留則大
賤也

神光占曰卯酉生命屬文曲星白帝子為人多知
好文章為道食喪粟

又曰寅成生命屬祿存星白帝子為人廉好酒食
有信食粟大豆成食粟寅食豆

河晉說微禾曰蒼帝之立天雨粟也

雒書說禾曰蒼帝起天雨粟五木有生不落青雲
扶曰

神農本草經云陳粟味苦无毒主胃夜熱中渴利

小便

吳氏本草曰陳粟神農黃帝苦无毒治痺熱渴粟

養賢氣

六韜曰己亥之曰發鍾鉅稿之粟散鹿藿之金錢

以予教民

周書又載

應劭像讚序曰胡王莽居攝以病告歸後赤眉賊
又來攻其所居城胡盡以私穀數十萬賑城中于
取粟外數萬不稱其仁

孔舒元在窮記曰遭亂後趙太龍送粟十斛給車
牛從載博作慕去秋所種粟豆值疾病无復鋤治
者叔各數十斛並以自供雖飢餓不乃之絕也

張爰報崔子玉書曰今日三日舉家來居此本非

所視貧其成居宅寬大粟石世不則倍之

張楚金翰菟曰不周稱羨呂氏春秋曰玄山

檀奇呂氏春秋曰飯抽葶北里之墟仲史曰古之

封禪以禪北里之禪擢穎西崑之嶠上有海木

惟苗守莒莒莒莒莒莒莒莒莒在漢書中耕種

與孰去人認之容便推之賦廩與譏主史因而致命

曹如以別小傳曰是容便推之賦廩與譏主史因而致命

曰祖謂以別小傳曰是容便推之賦廩與譏主史因而致命

春放乃謂主者行持之當借祖賦廩與譏主史因而致命

類耀之於流涕辰以賜尚書曰周倉二成唐法王得也喜未異之故同孳七類長春尺連是

至葉生五同德株是謂連有孳尚書大傳曰成德也三苗貫

具前連九孳於漢曰武東觀於漢一荃曰九成德也三苗貫

羅數擔之妓於漢曰武東觀於漢一荃曰九成德也三苗貫

第對檢是用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數人對檢是用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儂穀出今恒穀從識而未應盡而已甚邪諸葛常謂候乞兄弟葛脩業竟

車馬或猷樽酒束脯少思曰為費子而不當巴或曰
幸而取之於賦所困飲將絕義人度祀而所行也粟不
為周之也酒脯所以飲膳非義而倉頡作
頡皇造書觀詐萌而先降書南天子曰度義而倉頡作
跡之文而造詐萌而先降書南天子曰度義而倉頡作
趣未去本弃耕作之書葉野天明詐萌而南天子曰度義而倉頡作
含憤感壯志而方零丹風通知將燕成武聽聲
坐笈入堙之崔烏柱陽先賢歎曰武人柳成武聽聲
鳴而笈曰東市賣粟鳴車為郡主贊曰武人柳成武聽聲
相呼往食之市賣粟鳴車為郡主贊曰武人柳成武聽聲
瀆之鱗候說莞頂高平遺視雀鳴與薄子成武人柳成武聽聲
初來時見瀆中吾待魚張牧王遺視雀鳴與薄子成武人柳成武聽聲
灌汝魚曰臣謂命在須更南是口色遺雀鳴與薄子成武人柳成武聽聲
還必求吾祖魚之須者肆乃河謂粟至者徙魏文使候貸借喻窮
大貨王必乃臣死祖魚之須者肆乃河謂粟至者徙魏文使候貸借喻窮
一曰朱儒飽欲无臣翔飢欲死長九尺亦季桓致

千鍾之餼孔叢云議曰季桓子以粟千鍾
之未降陳留以効祥論衡曰建武世一而陳留穀
夷狄地生穀也夷秋不藏地視之穀於郭委而黑地遺
疾風與之俱飛集中國食穀人生於野成郭委而黑地遺
地節之初兩長安而表慶年古長安兩粟也
節之初兩長安而表慶年古長安兩粟也

說文曰稌糜也

廣雅曰經赫種稌也

廣志曰有赤稌有白黑青黃鷓鴣凡五種

范曄後漢書曰烏丸國其地宜稌及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
魏書曰烏丸地宜青稌

崔豹古今注曰床今床稌

呂氏春秋曰飯之養者陽山之稌

穆天傳曰天子至赤烏獻稌麥百載

梁郭璞注曰壘赤梁粟

爾雅曰壘赤苗也郭璞注曰壘赤梁粟

捷為舍人曰別朱赤苗也又

廣雅曰藿梁禾稷也

以為粥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薺箕

國語曰率伯請云強大夫云曰之膏梁之性難正

呂氏春秋曰史起為鄴令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

曰鄴有聖令史云决漳水灌鄴旁終古片鹵稻梁

楚辭招魂曰稻梁穉麥擊黃梁擊稌也以黃梁和而稌且香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物名也

本艸曰白梁味耳微寒无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

竹振者最佳黃梁青出青冀

左思魏都賦曰雍丘之梁

傅休奔雉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玄山之梁

崔駰七依曰玄山之梁

温峤表曰被州尚書勅市祠祭黃白梁深黍禾

謝玄子婦書曰奉白狼粢十斛

補文曰補五色倫也朱補文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尚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辰山龍華其德尊宗於時

補故結補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

說文曰補五色倫也朱補文

釋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尚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辰山龍華其德尊宗於時

補故結補也

補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補名曰補俗也又俗也

秘府畧卷第八百六十八

繡 錦

說文曰繡五色備也朱繡文

釋名曰繡俗也文俗然

尚書益稷曰予欲親古人之象欲親尔法日月星

辰山龍華夷位奮宗彝成此畫鳥藻火粉米

女明 繡 黼 紕 紕 繡 也 藻 水 草 有 文 者 追 又 采 彰 施 干 又 色 服

考不忘 毛詩曰君子至止繡衣繡裳 之 繡 謂 佩 玉 鏘 壽

又曰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之繡繡繡也從子

干鵠鵠曲也音汝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言憂也

又七月九城曰九城義周公也我道之子衣繡裳

周官曰五色脩謂之繡鄭玄曰注此言引繡絲可用

繡璜以繡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修其

故

又郊特牲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

樂之義也故黼黻文繡之義疏布之尚及女功之

始也尚質貴本

左傳閔云曰狄伐衛云與祁子決子寧莊子矢

又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瑞以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予夫人繡衣曰穗於子

尚書大傳曰歲既遊世婦卒蠶奉繡午君遂獻于

夫人副褱而受之辛布於三宮使世婦者絲

之以為黼黻

又曰未命為士不得衣繡

春秋潭潛巴曰天子文繡布地地必動絕無嗣

又元命苞曰織女主果蔬叔藏珍室以保神明果

室保蠶瓜瓠之屬織女之為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

齊能成文繡應天道仰即持字有兩品耳女工之

此於天故特乃得

史記曰范睢字种說秦昭王曰秦韓之地形文相

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有蠹也人之有心腹

之病也

又曰文帝衣錦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帳不得文繡以尔敦扑為天下先治霜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飭

漢書曰孝文六年遺單于繡十匹錦廿匹赤緋綠繒各卅疋使中大夫意謂謁者眉令遺單于同史記

又曰判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葉貧者之資也同史記

又曰霍光薨贈金錢繒絮繡被百領

又曰廣川王去后昭信讚姬崇受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判方領繡晉灼曰婦人有領繡文也去取燒之燒灼貴兩自生割兩股銷鈿灌其

口曰齊織作綺繡宣帝時呼韓耶單于來賜帛繡

似長帛織綺八千匹又曰爵非云乘以上母得為劉氏為文穎曰即竹

代賈人母得衣錦綺穀締絡紵罽兵乘騎馬帝之賈人

詔曰錦繡綦組害女切

又曰武帶桐大一祀宰衣紫及繡武帝取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

又曰賈誼書曰今民賣僮者謂如淳曰僮為之繡衣

絲屨偏諸綠內之閑是中古天子后脉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度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紵之衰纓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名客者以被需

又西城傳曰罽賓國刺文繡

東觀漢記曰伯升攻拔宛六月上破王尋王邑自

是兄弟威名益盛更始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

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

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

又曰李忠独不掠財物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

望乎取所乘大驪馬及繡被以賜忠

又曰更始在長安息怒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羣

小被服威儀不似衣冠或繡面衣錦袴諸其襜褕

罵詈道路為百姓所賤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

系素解以為胡綾

漢旧儀曰宗廟三年一大袷祭高祖南面惺繡帳

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細厚一尺着

之以大移絮四百斤

魏武帝或令曰今吏民多至大繡之服系履不得

過二色不得過絳紫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晉令曰第三品以下不得服齋繡第六品以下得

服

晉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林羅繡被四幅被

一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曲潢其深威瓶高三掃橫木

龍地立本鳥獸云衣繡燕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
五米具烏陳玉而符具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吳越春秋曰越伐吳王死犇曰吾生既慙死則
愧矣使吾死有知不忍見伍子胥云孫聖吾死必
結壁連組以幕吾目恐其不弊即復重罪繡三掩
以為奄明生不照我身死不見我形吾何言哉
戰國策曰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之君君
晉蠻夷之賢君也有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
善自以文繡千匹婦女百人遺義渠君
又曰云孫衍謂義渠君云中國無事於秦則秦燒
灼雅君之國有事於秦則秦輕使重幣以事君矣
後五國伐秦無幾何秦王以文繡千匹遺義渠曰

我子也以被馬蹄彥父彥父不受迎彥喪金貝存
民謠之曰信哉少林也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
東方朔傳曰昔武帝呼朔占葦中鳥何色朔曰此
鳥青赤雜色斑、果中帝問朔何以知之朔對曰
占時見旁人衣繡衣刺以五色系青赤雜斑故別
知非是葦中鳥雜色帝後殺烏炙柘之復着葦中
令衣繡衣人倚葦旁復令朔占之朔曰鳥已死積
愆帝曰何以知之對曰入官之時見人截竹截竹
成筒破筒成筒烏王班、死為積愆故知之
又占曰長史追捕並賊出郭西百步見人乘車來
遠近有繡衣朔言賊族表名文逃蕭家、摩絮賣
絲絮絮若會絲絮何以知之車有表故族表繡衣

有之故知文何以知蕭家繡家字有蕭何以知會
系摩絮賣糸絮字有系者絮象故知表文能盜
命在蕭家會系賣絮

說苑曰晉平公使舛向聘吳人饋舟以逆之左
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
者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已午矣以敬舟奚以
敬民對曰君為馳庑之臺上可以發干兵可陳鍾
鼓諸候聞之五君者矣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
敬名異也乃罷臺

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翠衣玉珮立流水之上大
夫左幸悅之曰臣願把君之牛襄成作色不言幸
日君不聞鄂君乎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

而歌曰今夕何夕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得与王子
同舟山有水兮木有被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
君舉繡被而覆之今臣何以不答擁楫之願人把
君乎而不得乎襄成君曰吾請於今謹受命矣

又曰禽滑挈問墨子曰錦繡締綉將安用之曰惡
是非吾務也夫錦繡絃乱君之所造也

世語曰曹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遣制命還
家賜死

塩鐵論曰古者庶人駮騎繩控今留者黃金銀勒
蜀倫犇行汗

又曰古者庶人老葢而後衣系其餘則麻紵而已
故命云布衣留者綺繡羅紵素綈詠錦物理論

曰世傳夫死而婦許以不嫁擔以繡衣遂以衣戶
納諸棺為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曰矣有行道人夜
或來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擔之
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
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
而死
又曰夫論事此類必得其體雖饒以華辭文以
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絃樂出搜非其趣也
潛夫論曰今從奴僕妾皆服葛子舟越水紈錦繡
奄偕相誇
崔顥易林離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
至堂乃無咎殃

式經卅六會變曰寅為衣裳文繡五音為車遺為

系許為五絃為弓窮五音班火虎

揚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

其槃悅

喻今學煩多也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賢
之席衣以綾紈裳三百人

夢書曰錦繡為憂事有文章夢得錦繡憂縣官也
得衣服之憂着身也見人衣錦為其人以悵惟憂
寘穿決裂絕居下不安右男左女離別患

夏候弼吳都賦曰堂有袞繡戶織紗越色若金精

日似明月舒奇麗於上京播餘光於魯衛

班固詩曰長安何紛紛詔墓霍將軍刺繡被百領

縣官給衣衾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

案阮籍達莊論曰故公益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改

中山子羊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慕容晃與碩和書曰今致繡鞞一量班固與竇將

軍戕曰固於張掖縣受賜帑頭繡奇囊一雙徐堅初學記事對曰連烟布地僅武別國洞真記

潛已曰麟象為鹿布地必動絕無刷之錦元年仙靈

成六幣或玉充論衡曰繡之必動絕無刷之錦元年仙靈

者以私諸也衣馬藻龍文備置郭子橫漢武帝別國

洞記曰耳泉宥有霞光繡梁張車繡賦曰尋造巧物
有藻就繡之也光章先於黼繡自常虞而觀夙雜
藻火與彩蔚山就草象初五為形兒華而繆純其
衣相其龜萬物之春溫之揚化之為之極息羅為
赤密昭疎明春玄而表間綠竹漢之含星已繆純
紅而的乃紫又表玄而表間綠竹漢之含星已繆純
芳樹若馬之耶鄭才女宛浴少碩子杜之雜青松
穉極車乃馬之耶鄭才女宛浴少碩子杜之雜青松
平青閣不青閣不而反本倚於井峰泉鏡自倘
吾謂遂離乎洗薄也而本倚於井峰泉鏡自倘

錦說文云錦襄邑織文也從金帛聲

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切重其賈如金故制字帛

與余一也爾雅曰素錦繡杜以白地錦韜

毛詩曰手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子

之午兮候我手卷兮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嫁者服也紵
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娶裳衣錦娶衣紵兮伯兮
駕予與歸文曰碩人其碩衣錦娶衣齊候之子衛
候之妻

又曰角旂采兮錦衾兮爛余義亡此誰与独旦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諂而作是詩也萋

兮匪兮成是貝錦萋匪文相錯也被譖人者急以大甚

又曰君子至心錦衣狐裘顏如握丹其君也哉牋云

至心也受命服於天子未也

周官曰合幣圭以馬璋以辟以帛琮以錦錦以繡

璜以繡此六物者以和諸候之好故

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俎笾屬音祖西王母再拜

受之

又曰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的衣九領

女主外姓贈用茵組茵蓐也外姓程穆王女也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尔民以奢与貪成

猶善也

又玉藻曰童子之節也褚布衣錦綠紳錦并緇錦

束髮皆朱錦也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

又曰君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若衣狐白毛之裘則

可錦衣狐裘諸候之服非諸候不用錦楊也

又曰居士錦帶居士道藝處士也

又中庸曰詩云衣錦纈裳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月亡言君子深遠難

乃錦受義非不逆其

又曰晉人執李孫意如以幕蒙之也使狄人守

之司鐸射魯大懷錦奉壺飲冰以匍匐焉守者御

之乃与之錦而入匍匐蓋可以取飲者

又昭六曰夏齊侯將納云命無受魯貨申豐從

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瑱充也適齊師謂子猶

之人高高騎家於也能貨子貨猶為高氏後粟五十

庚為高氏後高騎以錦尔子猶子猶欲之騎曰魯人負

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入幣財子猶受之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怜

孤取舍好讓举車刀者舍於其君命然右得衆馬衣帛禮志白居易土錦帶

車駢馬衣文錦馬衣帛禮志白居易土錦帶

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者有罰詳外傳又載

又曰君子衣錦尚黷惡其文者黷讀有納也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関中阻山河四塞地服肥

饒可都伯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窟

貴不歸故御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曰謂楚人沐

猴而符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耶单干来朝賜錦帛九千疋其

子來朝賜錦繡二万匹帝得焉

又曰孝文六年遣匈奴書使者单干自將并国在

功甚苦兵車服繡袷綺衣繡衿長襦錦袷袍各

北踈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犀毗一帶中大繡十

疋錦北疋使中大夫意謂者今有遺单干

又曰爵非云來以上毋得符劉氏符文

謝養漢後書曰朱寵仲咸為太尉家貧食脫粟卧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自恐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羣小被服威儀不似衣冠或繡面衣錦袪諸子檐褸罵詈道路為百姓所賦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徐地交龍錦五匹并地句文錦三匹倭獻異文雜錦卅疋

吳志曰蔣欽守字云并為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內毋練帳縹被摧歎其在貴守約初御府為毋作錦

起兵藝秦

莊子曰或躬莊子子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葛菹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管子曰梨女樂三萬人晨謬樂聞於懼服文繡衣裳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慕俎一純得粟百鐘終窳其因此謂來天天財

孫卿子曰天子者勢至重尊无上矣衣被則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如飾之以珠玉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皮布芟芟今則厚鍛百姓以錦繡文采靡易之衣
淮南子曰繡為被則亘為冠則議機

又曰有設文繁繡弱錫羅紈繁羅文繡也

必有管

履比躋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脩短之相形也尔明矣

范子計然曰古者庶人老室而後衣紀其餘則麻桑而已故命布衣今留者綺繡羅紈素緋水錦也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万中下万五千

益部耆舊傳曰王忬字汝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忬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与七枚截尸體未問姓名因絕忬賣金一斤以給棺餘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曰有大馬一匹入亭中其曰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以來後乘馬寢入金彦門彦文見曰真得馬忬又取被示之悵然此

被改易惟悵

吳書曰耳寧住止帝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

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高法正湛飛閔羽錦各千匹

王德晉書曰表甫字公晉全掬人少稱言語与華譚齋名甫稱所知於領軍何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為臺閣職字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人唯好好莫過錦々不可以為帽美莫過緇々不可以為齋由融趙書曰古家麾用緋地明光熟錦

趙書曰前石死高平陵就辛巳貝告凶大駕鹵薄

温涼車駕勇調大臣子弟六十人為挽郎引錦一百匹加嗣子薛梓官於殿內

漢官儀曰帝賁中郎將古官衣沙索單衣帟文錦袴餘郎忽然官有左右陞長楸射銅印墨綬又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節從中比三百石

此事世年又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中官供青縑白綾襟布被或錦被

魏文記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者市而解早尚復不受也自五所織如意帟頭連壁錦忽有金罇來至治邑皆下惡洛中欲用物吏却之耳是為下土之物皆有虛名名實之不違准城

中京師耳

環氏吳紀曰蜀遣使獻重錦十端張温表送使蜀所得物熟錦五匹生錦十匹劉禪送臣温熟錦五端諸葛高送臣温熟錦二匹李劉送臣温凡錦世二匹乞付藏

晋今日第六品以下得服金瑱綾錦有私織錦者皆錄付尚方

晋諸公讚曰高令表毅在事貪濁遺略宝左襟射慮欽及山濤息詠等一得毅細錦各數端王恂密給也祖下詔推文牧毅治罪四王起事曰惠帝將西遷都長安時洛陽鎮府錦有數千万端張方兵人三日捷之尚不缺角

宋元嘉十年起居注曰河西王昱渠象遜表獻鑿
外緋地系錦五端

呂氏春秋曰墨子衣錦吹笙因也太上黃連經曰
為不死之道受者齊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受
之授者師受者奉焉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
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商鳳大之羅冊尺金劍九
雙以伐割血血勿池之約此物是神知之奇帛非
赤縣之所育也今錦可用帛緇羅可用青劍用金
銀亦之誓信九天警告三官矣
吳均齊春秋曰江淹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
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以與之
此人惠曰那得割截都盡耶頑見丘遲曰餘此無

用乞君孺支國有雲崑錦文似雲霞覆於日月如
城雉樓堞又有雜珠錦文似貫珠有篆隸錦文似
大篆小篆又有烈錦文似烈於燈燭
列子曰高丘閑窘於飢寒范子華之門徒皆押侮
范氏之箴大子華曰若能入火取得錦者從所多
少賞高閑入火往還而身燒范氏黨訪焉曰吾無
道不知故身自此范氏門徒路見乞兒馬醫弗敢
輕也

尸子曰夫爾舍而弗治則腐臺而棄使工女絲之
以為美錦人君朝而後服之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皮帶屐今人則厚
歛百姓錦繡文采靡曼文衣

淮南子汎論曰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勝於綈錦鬻

帛溫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帛

細帛也裘謂拾狐之屬也故曰賈賈之物也抱朴子曰小人文雅巧猶寸錦細碎之珍不向得

匹束之賈又博喻曰仲尼似喪家之狗公且頻扑斷之襟咎

繇面若蒙箕伊尹形如煇翫至於龍陽宋朝猶士

偶之冠夜光藉鴉薰鄒猶錦紈之裏塵埃又廣譬曰無當之玉琬不如全用之挺植寸裂之

錦敬米荅堅兒之婁布范子計然曰錦大文出陳留上價匹五千中二千下千二百

郭子曰孫興公興公道曹輔佐才云錦裁為負板

袴非無文未然酷無裁制

苻子曰苻子流乎楚安異而不悠衣錦而畫行楚

人相顧而指之曰吾聞之衣錦畫行者其唯故鄉

乎斯土也飄流矣而不哀別類矣而無感何士之

元心也苻子乃撫駟而聽之言掇而名之曰余獨

不知安伐音乎夫嘗適者未嘗不適不適者未嘗

有適所故衣錦畫行未嘗有適故終年而抱戚子

之滯名教久矣奚足以語大方而論至極哉

穆天子傳曰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的

衣九領女主姓贈用茵茵穆王女也外姓但

又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

好獻錦組百紙郭璞注曰純帛不過五兩祖綾屬音祖也

西王母再拜受之

漢武內傳曰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弓小書黃
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官方耶不審其目可
得瞻睭不王母出示之此五兵真形圖也昨青
城諸仙就我請求當過并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
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王母即命女宗靈賓更
取一圖以与武帝靈賓探懷中得一弓威以雲錦
之囊形畫精明俱如向中吞中者王母起左手以
付帝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燭白和之
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坐

魏武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曰可得
也因求銅繫貯水以竹竿餌釣於藻繫中頃臾分
一鱸魚出捺大拊咲曰牙更得不乎放乃更餌釣
沉之頃臾復分出皆長三尺餘

又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一可得也曰吾
前遣人到蜀置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傾即
得薑還并獲使報後蜀使及驗問增錦之狀若存
契焉太上黃庭經曰黃庭為之不死之道受者齊
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受之授者師受者奉焉
結盟玄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
金筒鳳文之羅卅尺金劍九雙以代割血勿泄
之約此物是神鄉之奇帛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

可用白緇羅可用青紉用金銀紉足以誓信九天
誓告三官矣

先賢行狀曰蜀郡趙溫字軟為巴郡太守刺史劉
隽貪暴責求諸郡具千万溫距不聽自以家錦百
端為郡解負

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荊陵備捨船出走燒皮
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檻車走入白帝

華陽國志曰涪慮字孟度成周人也名知人為綿
竹令以祀讓為化民莫敢犯有氏杜成夜行得遺
財一囊中有錦廿五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
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涪君賦政既明旦祀蠲苛
去碎動以禮讓還蜀郡屬因吏民涕泣送之以千

數也

博物志曰陳留襄邑出錦蜀郡成都出錦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績平俗人見

其似錦因謂之錦鳥形微大於雉其雌特有文章

五色甚可愛雄滂署觀也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干行蒲陶錦洞冥記未

多國人織鳳毛為錦

益州記曰文錦城在益州南作橋東枕流江南岸

昔蜀時故錦官也處号錦皇里城墉猶在

石席鄴中記曰石席冬月施墊錦流蘇外帳四角

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清涕大光明錦或

用緋涕登高文錦或用黃涕博山文錦或用紫大

小明光錦絮以房子錦百廿斤白縑為裏

又曰織錦羅在中尚方御府中乃工署皆數百人
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
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龜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
鳳皇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梳文錦或青縑或白縑
或黃縑或綠縑或紫縑或蜀縑其蜀名也頭文錦
蜀麗于蜀花蜀其官內及掖廷織錦及作織成皆
女人千數工巧百數不可盡名

丹揚記曰闕場錦署平開遷其百工也江東歷代
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国時魏則市於蜀
而吳亦資西道蜀煩世無淺錦唯出閩西互羗檀
土致之難至是始乃有之昔齊俗華靡善制純麗

麗物考為冠衣天下今則唯京師矣

陳曲風俗曰襄邑縣南有溲水北有睢水傳曰睢
漢之間出文章故其繡黻藻錦日月華虫以奉天

子宗廟御服焉

說苑曰禽潛黿問墨子曰錦繡締絡將安用之思月

是非吾務也夫錦繡
締絡亂君之所造也

又曰魏文侯与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
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
死於戰此其弟孤也宜人牧之子方曰臣以君之
賊心為之足矣今慈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此
誰之文敎又乎自是後兵革不用
世說曰石崇錦步障卅里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六一其母愍之以錦被
蒙其上郭林宗往予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述異記曰清河崔其宗大明中垣誰之為豫州崔
為西曹長還門內門外朱氏女年十五六姿容絕
倫崔領懷招迨約娉為妾後崔在解宿夜忽聞口
門聲左右出應去未入門外崔使披衣出逢女兩
淚鴻噎去高得異疾采亡歡愛永奪崔聞悲輒女
於懷中抵兩足縮手崔曰近自織此縮欲為君作
禪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尺答之女取錦詔然
而滅崔至且門造其家女父曰女昨夜患心痛三
更氣絕女先織餘兩匹縮在箱中女亡始不覺矣
至崔固此具說女夜來事狀與賢女錦式應在尸

左右其家使人試負見錦卷牒方一尺許正掩女
心上

論衡曰孟子相人國君聖而文臣聚人臣慧而日
多采或路文錦於泥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
文錦之可惜文人當遵不逾類也夫人文章豈徒
調墨并筆為羨麗之觀哉

塩鐵論曰古者細繡練絲婚姻加飭今中者錦繡
素水

又曰黠貂狐貉不益錦綈之室是以王者不珎潛
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塩濯錦以魚凈布以
炭物故有以醜治好者矣故智者棄其短而殊其
長

又曰令徒奴僕妾皆服葛子并越水紈錦繡騎奢
僂王典畧曰孔子及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
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
夫人在錦幃中孔子北面誓首
太公六韜曰夏桀設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
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拾遺錄曰周靈王時摩連因獻鸞章錦夫如鸞翔
又曰環丘有冰蠶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夏候湛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漢
衛尉肅候毗之女不好華靡琇上夫人暉子焮綠
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毋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反
卧之

諸葛高集曰令民貧困虛次敵之資唯仰錦耳若
南方大種或候來詣闕及吳王求錦者乃兼詔出
之其小種或及市買一切不宜用錦

楊雄蜀都賦曰尔乃某人自造奇錦絲盧虫葢文

楊乘轉代無窮

左思蜀都賦曰具錦斐成濯包江波張衡四愁詩

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張溫表曰送使蜀所得物熟五匹生錦十匹劉禪

送臣溫熟錦五端諸葛高送臣溫熟錦二匹李劉

送臣溫濕凡錦廿匹乞付藏

魏武与楊啟書曰令贈足下錦裘二領

荀勗為晉文王与孫皓書曰鉤錦十端

符大答謝二公書曰令往天文錦大文羅大文綾各五匹

張楚金翰苑曰淮南仙帳百和稱珎南神仙傳曰准
公和張錦綺之惟幡王母書囊一卷為重漢武帝見西
王母書囊一卷為重漢武帝見西
盛以母中之益也有一卷小書文禽表麗鳥異物曰錦
地而錦藻黃之囊也俗人見綵障稱華曰錦障曰錦
其似錦因謂之錦交也見綵障稱華曰錦障曰錦
徐堅初學記事對曰交龍朱雀班文綠地降中初交
錦鳳皇尺陸翹記事對曰交龍朱雀班文綠地降中初交
有錦鳳皇尺陸翹記事對曰交龍朱雀班文綠地降中初交
西京雜記曰武尚方三署皆數百人班文綠地降中初交
色錄以記他五帝時得師天昭馬以正班文綠地降中初交
輒割為綴以注奢皮傳江舟挽車使兵以改錦劉倫綿
倫割為綴以注奢皮傳江舟挽車使兵以改錦劉倫綿
白帝似雲霞若燈燭時王獻首有別明錦璫友走入陵去
也似雲霞若燈燭時王獻首有別明錦璫友走入陵去

來似雲霞有列日月如城雉棟珠燭也又縑支國人時
鸞章席文以王子年拾遺錄曰博山帳四錦或稱
武貴中郎將石郎表沙章錦光柔滑陸官儀中
衣令月施熟錦流黃錄曰博山帳四錦或稱
五流子或拾遺錄曰博山帳四錦或稱
先錦王年或拾遺錄曰博山帳四錦或稱
石廣五子或拾遺錄曰博山帳四錦或稱
覆之然後百有拾遺錄曰博山帳四錦或稱
為文錦八作蝨長一尺七寸黑角環紫錦大頭明
橫漢武別水不濡其元龍年滑織角環紫錦大頭明
宮四編翠羽麟象為元龍年滑織角環紫錦大頭明
如舟池似錦而自涓之可烏俗人也
人見其似錦而自涓之可烏俗人也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符堅秦州刺史
竇滔妻蘇氏織錦迴文詩曰
唯聖配矣星倫也離飄浮湘河頭華重聖真妙
士記矣星倫也離飄浮湘河頭華重聖真妙
感曠路長身也離飄浮湘河頭華重聖真妙
親所懷相思誰忘純情志潔新故或意列
親所懷相思誰忘純情志潔新故或意列

四橫春陽熙民彫蘭琴清流楚激滄高秦西莠聲
悲少擢音和水思惟空堂心憂擗慕懷嚙傷音也
梁皇太子謝勅賚魏因所獻錦等
硃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
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梁元帝為妾夏王風謝東宮賚錦
硃曰舒將竝石堪來暮兩索持結纜刺可蕩舟秦
州書字能含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曰宋姬贈馬
未足為榮馮乘東方茲寵
又謝宮賚辟耶師子錦白褊等硃曰江波可濯雀
籍成都之水登高為艷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
齊紉敵高趙穀色方鹽浦光譬雪山試以照花含
燭銀之狀將持比曰亂合璧之暉

宗直考

文德實錄云第四滋野貞主天長八年敕與諸儒撰
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有一千卷名秘府畧云又
仁和寺書籍目六云秘府畧千卷云予卅年來
好古書集之少有此書未見此書又引書等一
向所見每之深恨之適於或家得此二冊卷中八百六十四
卷中八百六十八
則書字之希代為弼珍記勿令外見

元文五曆十二月十三日

御厨子所預從五位上紀宗直

寶曆七年丁丑四月以御厨子所預高橋若狹守宗直
家藏之本書字自加校合年

張藩

源胤相

明和七年庚寅秋九月以神村先生之藏本
書字一校年

天部宿祢長懋

文政三年庚辰四月日使人寫之

玻璃版秘府略八百六十八ノ奥書

秘府略一卷前田侯所藏而自先世松雲侯傳者史載
淳和天皇天長八年滋野貞主等撰秘府略一千卷蓋涉
獵秘府載籍以類纂緝因名曰秘府略國朝類書此
為推輿書蓋已佚僅存二卷松雲侯所傳是其一也侯好
學深憂典籍散佚博搜庖索極金匱石室之秘可購
則購之不則作副本悉藏諸尊經閣及十數萬卷嘗造
三條西宮教卿々示以秘府略二卷侯嗟歎不措乃使侍臣就
而謄卿感其篤好割愛贈其一卷則為此卷原本而一卷則歸
成篋堂文庫文庫主蘇峯德富君亦諾印行顧此二卷滄海
遺珠崑山片玉豈非渠祿至寶乎

太正三年一月 副本協會顧問 子爵清浦奎吾識

